

第三届小小小说

金麻雀奖

获奖作品



百花园杂志社选编

漓江出版社

我国当代文学

5位获奖作家和36位入围作家

139篇优秀作品

我国当代文学的重要奖项之一

今天的小说家中

最讲求语言精练的当为小小小说作家

这也是小小小说读者

比长篇小说读者要多的原因之一

重要奖项

现代读者是喜欢短平快的

尽管带点浮躁

但会很快读出作品的成色

现代文学

至少会有

在以往的刑警生涯中，吴一枪曾遇到过各种情形，像今天这样还是头一次。昨夜他记住了歹徒慌乱中开枪的次数，可以准确地断定对方枪中只剩最后一颗子弹，而自己却没了子弹。如此近的距离，就形成了一种空前的赌局，是赌就有赢有输，他赢得起，当然也输得起。没了后路的吴一枪出奇地想把射击动作做得完美一些。上一次因为追求完美和动作漂亮让同事献出了生命，可是现在，他还是希望自己在歹徒面前能够成就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完美绝唱……

“三！”吴一枪在身后的一束阳光突然射向林子间的空地的一刹那，斩钉截铁大喝一声，就像刚才命令对方“站住”那样威严有力，声震长空。

“叭……”枪声清脆地回响在林间山谷。

歹徒匍匐向前一头栽倒……

子弹一声呼啸从吴一枪的头顶飞过——在吴一枪发出“三”的同时，歹徒全身披着迎面而来的阳光，竟然再次打了一个激灵，扣动扳机时，子弹打飞了。

吴一枪迅速跃向对方，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反铐住对方的双手。令他吃惊的是，对方竟没有任何反应。用手枪翻过歹徒那沾着绿草露水的脸，吴一枪才发现，歹徒已没了呼吸。

事后法医检查发现，歹徒死于过度紧张造成的大脑及心脏不能供血，病变的心脏收缩得像石块一样坚硬，苦胆也裂了……



——奚同发《最后一颗子弹》

平面设计 v 北京吴勇工作室

责任编辑 v 庞俭克

定价:24.80元



ISBN 978-7-5407-3936-2



9 787540 739362 >

第三届小小说

金麻雀奖

获奖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三届小小说金麻雀奖获奖作品/ 百花园杂志社
编.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7-5407-3936-2

I. 第… II. 百… III. 小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91294号

第三届小小说金麻雀奖获奖作品

选编者 百花园杂志社
责任编辑 庞俭克
美术编辑 石绍康
责任校对 徐明田芳
责任监印 唐慧群

出版人 李元君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址 广西桂林市安新南区356号
邮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3896171 010-85893190
传真 0773-3896172 010-85800274
邮购热线 0773-3896171
电子信箱 ljcbbs@public.glptt.gx.cn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制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720×980 1/16
印张 19.75
字数 335千字
版次 2007年7月第1版
印次 200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 000册
书号 ISBN 978-7-5407-3936-2
定价 24.80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小小说有确定的发展前景(序)

——第三届小小说金麻雀奖作品漫评

胡平

中国当代小小说能够发展到今日的水平，归功于全体小小说作家的努力，除此以外，还有《百花园》、《小小说选刊》的努力。比如，三届金麻雀奖评奖，以及这部作品集的出版，都说明着后者的贡献。

小小说作家们不算强势群体，在文学界，他们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还不容易出名；在市场上，他们又属于严肃作家，面临俗质文化的竞争，不容易获利。所以，他们只能是一些很有事业心的作家。意志稍微薄弱，就可能改行去做别的事情了。他们需要坚定信念，互相鼓励，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形成一种阵势，一种集团效应，这就需要组织者。《百花园》和《小小说选刊》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十几年的工作，他们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没有他们，不可想象目前小小说的繁荣。

主编杨晓敏先生是一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组织者，是那种决定做一件事就要做好的事业家，他不仅建立了小小说的阵地，而且在培养小小说作家、促进小小说创作、发展小小说理论与评论、加强小小说与文学界的联系、扩大小小说的社会影响等诸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没有这么一个人，的确是不一样的。中国许多事情都是这样，事在人为。

中国的小小说是很有发展前景的。

任何一种文体的发展和发达都受到时代、种族、环境的一定影响。譬如说，有了电影，会影响戏剧；有了电视和网络，会影响小说，这不是退步，是进步。但世界上只有一种东西是什么都可以粘住、什么都可以表达的，这就是语言和文字，所以，小说又是无法完全替代和不会走向消亡的。在小说家族中，小小说由于它的特点，更不会走向消亡，相反，我倒认为它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

因为现代读者是喜欢短平快的，尽管带点浮躁，至少会很快读出作品的成色。

现代媒介催生着新的创作形式和样式，如手机短信的发达就催生了以手机为媒介的新的文学体裁，所谓段子，其中一部分可以算作文学类作品，有些则公开称为微型小说。段子的篇幅在不断扩充，最后，精粹的小小说（以及精粹的短诗等）必然加盟其中。所以，小小说还可借力于新的媒介。

小小说又是最为源远流长的小说种类，源头是正宗的，这本书里如聂鑫森的作品，就明显具有笔记体的韵味。谈到这里，就想谈谈关于文言和白话的是非。

自从文学革命后，白话文替代了文言的统治地位，解放了思想和文体，当然是好事，但发展到今天，也出现一种值得忧虑的倾向，就是小说越写越长，许多白话文小说由于文体的自由而趋向白开水化，正如许多诗歌由于诗体的自由而趋向散文化。现在有些长篇小说，简直发展到毫无节制的地步，肆无忌惮地铺张文字，表达冲淡如水的叙述内容，与文言传统形成鲜明的对比，完全不像中国人写的东西。以至于我们重翻传统时，会发现古人在这方面比今人更具现代性。譬如，我们熟知的《管宁割席》。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总共61个字。放在今天小说家要用多少字呢？610字或6100字都是可能的，效果还不一定比这61字好。区别在于，古人讲求惜墨如金，管宁和华歆的全名，就只能出现一次，再出现必须省掉一个字，而今人哪有这种意识！虽然，今天的白话文小说具有比文言小说更丰富的修辞手段和表达内容，有理由增加文字的篇幅，也还是先天性缺乏这种意识。

今天的小说家中，总体上最不讲求语言精练的当为长篇小说作家，最讲求语言精练的当为小小说作家，这也是小小说读者比长篇小说读者要多的原因之一。

申平的《市长扶贫》开首一段写道：

市里实施重点扶贫工程，规定处以上干部都要包村包户，书记市长也带头确定了联系户。

抛开写得如何不讲,仅就交代事件背景、人物、主题的速度而言,就很是迅捷。一般长篇小说不这么写,一般长篇小说先交代中国有一个什么市,对这个市的介绍也不止这些文字。

所以,下一次文学革命的口号可能是重归文言传统,宣传文言的精到处。

这些年里,小小说得到了稳定的、长足的发展,金麻雀奖的设立,使人们有机会集中阅览近期出现的优秀作品,在这个集子里,作品的作者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专门创作小小说的作者,另一部分为同时创作其他体裁小说的作者,他们各有各的优势,每个作者又形成不同的创作个性,充分显示出小小说创作的成熟、丰富与多种可能性。

聂鑫森和孙春平,是两位在短篇小说方面已颇有建树的作家,仍能用功于小小说,十分可贵。他们的一些小小说,稍微铺排,就可以写成很好的短篇,可是不,他们坚持按照自己对于小说艺术的理解,因材施教。他们的创作,优势在于深厚的文化功底和思想内涵。

聂鑫森深入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善于刻画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气质,这些气质失传已久,却又韵味无穷,有时本身就构成传奇色彩。《逍遥游》里中文系老教授贺先生,在办公楼失火时喝住慌忙逃出的年轻教师,说:“你跑什么?如果我跑,是因为我死了,就不再有人能这么好地讲《庄子》了。”年轻教师连忙恭敬地侧立门边,说:“贺先生,您请!”如此一笔,就把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物勾勒得生动活泼。写这种小说,靠的仅仅是想象和技巧吗?显然不是,是作者心中有人物,人物有意思,意思里面有底蕴,底蕴里又融入作者的理解。所以,这种小说不是学学就能写的。纯文学作家和通俗文学作家的区别,最后一定在于通常说的深度。

孙春平的作品溶解有短篇小说和小小说两方面的优长,如《破案》,文体上看,似乎是不紧不慢的普通短篇小说,故事的节奏却比短篇小说更快。自然段字数不多,每个段落里情节却有明显进展,且充满悬念。农民郭奉全的儿子偷了电线后藏匿,老警察焦凤臣拿到1000块钱办案经费,就带两个警察住到郭家,每天杀一只羊吃,杀到第五天,视羊如命的郭奉全终于意志崩溃,交出了儿子,警方则把1000块钱付给了郭家。小说绝不拖泥带水,如不去细写老警察如何寻找线索确定郭奉全的儿子为犯罪嫌疑人,就直接写他们到了郭家,这就是小小说的节奏。不同的是,在简洁的叙述中,作者又十分注意对于人物

质感和生活质感的刻画。

出发时，老焦把派出所的另两个人也叫上了，只留一个人在家值班。几人直奔梁东村，一头坐进村委会，慌得村委会主任一再问什么事。老焦不说，其他几人也不吭声，只是喝水抽烟扯闲话。看看太阳压山了，老焦突然起身，带人直奔了山坳里的郭奉全家。郭奉全是个六十多岁的老汉，枯瘦苍老，一条腿还有些瘸。这时辰，郭奉全正和老太婆蹲在锅台边摸着黑咬大饼子喝菠菜汤，见一彪警察闯进屋，登时都呆呆傻傻地僵住了。

这种写法接近了短篇小说的精雕细刻，生活气息浓厚，人物性格凸现，在传奇性和真实性间取得平衡。

像奚同发《最后一颗子弹》这样的作品永远是吸引人的，它取材于剑拔弩张、惊心动魄的一刻。刑警吴一枪和逃犯在林子狭路相逢，持枪对峙，逃犯已知道他枪里没有了子弹，而他提议数一二三双方同时开枪。面临这样的危机，读者肯定想看下去的。里面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吴一枪的最后一颗子弹是在鸣枪警示对方时射出的，由此确定了读者的情感倾向，读者更加希望知道结果如何。

多数小小说是情境的艺术，在开首短短的文字中，作者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情境，以刺激读者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某种意义上，小小说又是解决困难的艺术，欣赏小小说就是欣赏怎样解决情境提出的困难。这篇小说里，枪中无弹的吴一枪坚持把数字数下去，数到三时，逃犯的枪响了，倒下的也是逃犯，他被吴一枪的气势吓倒，不光打飞了枪弹，自己也死于肝胆俱裂。当然，这个结局是有预谋的，提醒出前面埋下的伏笔。

申平的《巨石》等也属于这种路数。东院老头的形象在篇末发生逆转，又照应了前面的铺垫，读起来才有曲折。

一些新的创作不满足于传统的三段式，力图有所改变，也做了很好的尝试。如于德北的《祝福》和《温暖》，通篇洋溢着温馨的暖意，笔调委婉，意沁人心。开首没有紧张的悬念，结尾没有走向的转折，总体是散文风格。这种小说也不错，丰富了小小说的表现力。小小说若只追求意外的结局，必然在表现生活的广度上受到限制。当然也要避免小说的散文化，避免平铺直叙，仔细看，两篇作品在结尾处还是有一点变化的，《祝福》最后写了孩子一句口无遮

拦的话,写了路人一句不明就里的话,《温暖》最后写了马富元家三餐都是定量的,“我”吃的煎饼是马富元父母嘴里攒下的,都起到了转折和升华的作用。

谢志强的《桃花》比较别致,从阿婆临终前接过水蜜桃写起,写外孙的幻觉,那水蜜桃表皮由发皱到平滑,落叶回到树枝,桃树变为幼芽,阿婆也步步返回到童年,通过这一系列想象的场景,追溯了阿婆的一生。陈永林《半小时的故事》较为精彩,写一个农村青年何猛来省城谋发展,出了火车站就被几个人同时盯住,一个失恋的漂亮女孩觉得他像前男友,一个老板觉得他的身材适合雇为保安,一个疤脸犯罪团伙分子觉得可以拉他入伙。疤脸上前测试,采取手段讹诈他,要他赔摔碎的花瓶,没想到他十分畏葸,掏出了身上所有的钱,使疤脸十分失望,同时也使一旁观望的漂亮女孩和老板十分失望,大家都离开了他。他在城里没有找到工作,回到乡村,结婚后过起了平凡的日子。小说富于哲理,写一个小人物足可改变一生命运的半小时,但他表现不佳,失去了所有机会,又回到过去的生活轨迹,对这半小时里的机遇也未曾有过察觉。两篇小说都未采用一般写实手法,不是以事件和故事为叙述主干,而重在体验的表现,主观色彩较浓,是作者看出生活的真谛、谜底,又教会读者来看待,趣味难得。

金麻雀奖设十篇作品为一组,是个好做法。假若说,由于篇幅的限制,单篇优秀小小说还不容易与单篇优秀短篇小说抗衡的话,那么,十篇优秀小小说加起来可能要超过单篇优秀短篇小说的分量。实际上,同一作者一两年内写出十篇质量整齐的优秀小小说也是非常难的,是个很高的标准。

今天的小小说在各方面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小小说作家的水平在不断提高,文体意识空前自觉。照这样下去,再发展十年,当会有更骄人的成绩,赢得更多的读者,也可能出现享有盛名的小小说作家,我们以此为盼。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著名评论家)

目 录

小小说有确定的发展前景 (序)

——第三届小小说金麻雀奖作品漫评 / 胡 平 (1)

◎获奖作品◎

于德北

秋 夜 / (1)

祝 福 / (3)

温 暖 / (5)

酒 事 / (6)

万 三 / (8)

清凉如水 / (10)

马 子 / (11)

剪 纸 / (13)

双白老人 / (15)

一 瞬 / (17)

谢志强

黄羊泉 / (20)

桃 花 / (22)

提前草拟的悼词 / (24)

女模肚里有条虫 / (26)

哑巴补鞋匠 / (28)

享受错误 / (30)

神奇之泉 / (32)

无情的命令 / (34)

消 失 / (35)

外婆点亮煤油灯 / (37)

孙春平

讲 究 / (40)

深 入 / (42)

破 案 / (44)

妻子的生日 / (46)

概 率 / (47)

最后一击 / (49)

搓 澡 / (52)

米字幅 / (54)

独角戏 / (57)

自作自受 / (59)

聂鑫森

逍遥游 / (62)
 大师 / (65)
 治印 / (67)
 赠印 / (69)
 暗记 / (71)
 吉先生 / (72)
 永远的鹤 / (74)
 钢叉飞闪 / (76)
 戒酒 / (78)
 真爱 / (80)

陈永林

半小时的故事 / (84)
 送给继母的生日礼物 / (86)
 亲吻一棵树 / (88)
 善 / (90)
 身后的门 / (92)
 复杂与简单 / (93)
 堂嫂 / (95)
 地洞里的小羊 / (98)
 两个病人 / (100)
 洁白的木槿花 / (102)

◎入围作品◎

侯德云

海神 / (105)
 老黄的手腕 / (107)
 舜种 / (109)

翼同发

最后一颗子弹 / (112)
 刑警吴一枪 / (114)
 市长的退路 / (116)

申平

猫王 / (119)
 巨石 / (121)
 市长扶贫 / (122)

刘建超

滑一刀 / (124)

俊嫂 / (126)

将军印 / (127)

王往

活着的手艺 / (130)
 小狗怕疼 / (132)
 荒凉 / (134)

蔡楠

鱼非鱼 / (137)
 马涛鱼馆 / (139)
 牙 / (141)

相裕亭

无言的骡子 / (145)
 斗羊 / (147)
 小伍叔 / (149)

秦 俑

我的网恋手记 / (152)

纪念日 / (154)

金保反腐败 / (156)

尹全生

猴 魁 / (159)

意念移物 / (161)

筷 子 / (162)

魏永贵

王得光最后的要求 / (165)

老安跳海的三种版本 / (167)

望远镜 / (169)

田双伶

爱情鸦片 / (172)

传 说 / (174)

壁花了一一 / (177)

王琼华

油画获奖 / (180)

最美丽的风景 / (182)

我的脑子有毛病 / (184)

谷 凡

小镇红颜 / (186)

九月菊 / (188)

听 街 / (189)

张国平

飞 刀 / (191)

石泥鳅 / (192)

面 人 / (194)

陈力娇

戒 毒 / (198)

不朽的情人 / (200)

雪 祭 / (202)

赵文辉

装 大 / (205)

瞧 戏 / (206)

同期声 / (208)

程习武

无 鬼 / (211)

药 / (212)

鹤 鹑 / (213)

陈 毓

美人迹 / (216)

采诗官 / (218)

宗利华

英 雄 / (222)

文 人 / (224)

乔 迁

锄禾日当午 / (227)

谁是领导 / (229)

非 鱼

荒 / (232)

- 王小倩的腰 / (234)
- 朱耀华
豪 赌 / (236)
陪你看海 / (238)
- 朱雅娟
朱晓晓的富贵梦 / (241)
神箭手 / (243)
- 伍中正
麦 子 / (245)
鱼算个啥 / (247)
- 周 波
头条新闻 / (250)
鼓 掌 / (252)
- 纪富强
扫 荒 / (255)
炸 狐 / (257)
- 聂兰锋
清水布鞋 / (259)
耍 家 / (261)
- 邢庆杰
飘飞的汇款单 / (264)
铺 邻 / (266)
- 丁立梅
萝卜花 / (268)
- 穿旗袍的女人 / (269)
- 庄 学
会直立行走的庄庄 / (271)
左为上, 右为上 / (273)
- 金 波
出租时代 / (275)
冷漠时代 / (277)
- 徐均生
谋 杀 / (280)
特异功能毁灭记 / (282)
- 王培静
惹事后的心理路程 / (285)
我有房子了 / (287)
- 吴守春
查 分 / (289)
浪漫一回 / (291)
- 钟法权
护士小米 / (294)
会跳舞的大花蛇 / (295)
- 闲 云
俺当村长不铺路 / (297)
等待那一只蝴蝶 / (298)
- 附 录: 第三届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
评选揭晓 / (301)

秋 夜

于德北

这是那年深秋的一件事，但是现在想起来还是让我感动，让我不能忘怀。

我和佳卫认识快十来年了，在这十年的时间里，我们无数次见面，无数次谈诗、谈文学，无数次相约去郊外旅行。郊外能有多远呢？还用得着加上“旅行”两个字吗？可是，我们喜欢说“旅行”，因为这样的旅行虽短，但我们一次也没有实现过。

直到那年深秋。

佳卫突然打电话给我。

他说：“我们去郊外旅行吧。”

对于他的提议我当然高兴，可也颇为犹豫，因为深秋这个季节实在不适合去郊外旅行。

在北方，这个季节早晚已经有霜了。

但佳卫坚持。

我说：“这回怎么有时间了？”

电话那端，他只是笑了，没有回答。

我们所说的郊外叫土门岭，是个半丘陵地区。我们认识住在那里的一个农民诗人，我们特别想吃他家的豆饭，烩土豆，炸辣椒酱，萝卜大葱白菜心儿。我们给农民诗人打电话，说我们要去，他当然高兴极了，早早地站在村口接我们。

那一天，对于我，对于佳卫，对于农民诗人——他叫老李，对于我们来说是兴奋的。

在这样一个以赚钱为主的社会里，三个早已告别了蔷薇花一样的青春岁月的典型意义上的中年人，还能围着热炕头，围着小饭桌，热情奔放地背诵阿赫

玛托娃、普希金，背诵叶芝、雪莱、泰戈尔，实在是不容易了。

让我奇怪又高兴的是，那一天，佳卫喝了不少酒。

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从来不喝酒的。

就这样，天不知不觉地黑了。

正在酒兴上的老李突然说：“我们去点篝火吧！”

“好啊！好啊！”

我欣然同意。

篝火就架在老李家的地里。

庄稼已经收回仓了，秸秆还没有拉，一捆一捆地横在垄台上，月光清清地洒下来，大地一片银白。我们把干透的秸秆支在壕坝上，欢呼着，跳跃着，孩子似的把它们点燃。

篝火燃起来了，把我们的脸映得又红又亮。

“我们接着背诗吧。”佳卫说。

受到篝火的感染，我们诗兴大发。

我先来。

我背诵的是英国诗人魏尔伦的《三年以后》。

接着是老李。

他背诵的是美国诗人惠特曼的《在路易斯安娜我看见一株活着的橡树正在生长》。

接着是佳卫。

他背诵的是俄国诗人普希金的《致大海》。

“再见吧，大海！你壮观的美色／将永远不会被我遗忘；／我将久久地，久久地听着／你黄昏时分的轰响。／心里充满了你，我将来要把／你的浪花，你的港湾，／你的光和影，你的浪花的喋喋，／带到森林，带到寂静的荒原。”

在炽热抖动的火光中，我看见佳卫的脸上划过一串晶莹的泪花。

他喃喃地说：“我是那么地恨火，可现在我突然发现，我又那么地爱它！”

后 记

佳卫离开我们已经很多年了，他是一个诗人，发表过很多美丽的诗章。除了诗人的桂冠，他还是我们这个城市一个区的消防中队的中队长。我所说的那年秋夜，他复员了，离开了他热爱的工作。我永远忘不了他，忘不了那年秋夜他脸上的泪水——因为，就在事隔不久的一次救火战斗中，他牺牲了。他已经

复员了，完全可以远离火场，可他像一只美丽的飞蛾一样，最终融化在让他恨，让他爱的烈火中。

他不是飞蛾，而是凤凰，我相信，他涅槃了！

老李还在土门岭种地，前不久，他打电话，对我说：“又秋收了，要是佳卫活着就好了，我们又可以去点篝火了。”

听了他的话，我哭了。

祝 福

炸果子的这个女人有点瘸。

她没有丈夫，丈夫三年前出车祸死了。她有一个女孩，七岁，今年上了小学。她原是一家阀门厂的工人，后来工厂放假，她就摆摊炸果子。一张桌，几把椅子，一张案板，十斤面。她和面很有规律，一天十斤面。用刀把面划开，用啤酒瓶子滚滚压压，再用刀切成小长条，两条一拉一捏，放进油锅里用大筷子翻动几下，眼见着果子就黄黄地酥酥地膨起来。

“浆子、果子、豆腐脑哎——”

她喊一声，尾音拖得长长的。

她知道，她喊过一声之后，她的第一个顾客就该到了。

果然，朦胧中那个终年一身蓝衣裤的哑男人拖着扫帚过来了。

哑男人是市保洁大队红卫中队的工人，他负责扫这条街，他四十几岁的年纪，没家没业，白天扫街，晚上回中队打更，无烟酒嗜好，爱吹口琴，又不识谱，死记硬背了两支歌，一支《洪湖赤卫队》，一支《铁道游击队》。心情好了就吹“赤卫队”，心里郁闷就吹“游击队”，他的口琴和他形影不离。

他到女人的摊上吃早点，一碗豆腐脑，三根果子，完后喝一碗豆浆。

女人说：“你很会生活。”

他抬头笑笑，从口袋里掏出半截白毛巾在嘴上擦了又擦。

他是一个干净人，一条毛巾剪成两半，两半毛巾像两个爱脸面的女孩子，一个赛着一个地白。他自己洗衣服，那套不下身的衣服已经由蓝变白，领口袖头都起了毛边。

同事都逗他：“搞套西服穿上？攒那些钱干啥？”

他把六个衣袋都从里往外翻出来，意思是说他没有钱。

同事就佯装去解他的铺盖卷。

他竖竖眼睛，有力地伸出四个手指头。四大碰不得。东北有四大碰不得，其中之一就有光棍汉的行李。

见他脸红脖子粗的样子，同事们开心地散了。他的那些同事，都是些半大岁数的老娘们，平日泼辣惯了，也都是急了敢掏出奶子往男人嘴里塞的主儿。她们和他在一起，还多了一些女人的爱护和体贴。

“一个光棍子不易呀。”她们总这么说。

家里有好吃的了，就多带出一口，他的嘴上并不亏。

人家说：“给哑巴介绍个对象。”

他听了，就嘿嘿地笑。

他总去那摊上吃早点，认识了女人的孩子，孩子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金铃。

金铃是他的知音。

周日的早上，金铃不去上学，也就扎了个小围裙来帮妈妈经营。她人小脑子却快，一般的账难不倒她。她有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红衣红裤梳短头，精神着呢。她早早地起来，还有点犯困，到底是孩子。可一见了哑巴她的神儿就提起来，哑巴一吃完早点，她就缠过去，一定要听个曲儿。听个什么曲呢？当然是《洪湖赤卫队》。

这一早，都市小街的口琴和着远处广场上扭秧歌的锣鼓唢呐成了一种特殊的奏鸣。

金铃说：“咱要住一块就好了，天天晚上能听你吹口琴。”

孩子一句无遮挡的话，惊了两个大人。哑巴执了口琴怔怔地坐在那里，一口气叹得悠长。女人也是，油条在锅里已经变焦变黑了，她拿筷子的手还静静地放在那里。

孩子的话怎能当真呢！

孩子的话怎么就不能当真呢？

有的时候，一些骑车上班的人从瘸女人的摊边过，看了哑巴和金铃的风景还说：“这三口之家的日子不错嘛。”

这句话像是祝福，也像是证明，只是说的人永远不会知道被说的人在怎么想。

或许他们也在等待。